

說小

刊叢學文新國中



夫達郁 平資張 若泳鄭

清賢王 孫晶陶 吾仿成

平全周 鳳豐葉 德貽倪

著等儼隱孫 齋光方

小 說

(三)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二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原 價

編 纂 者

錢 公 俠
施 瑛

發 行 者

朱 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 所

啓 明 書 局

上海福州路 328 號

經 售 處

全國各大書局

本書編號：133

小 引

在中國新文學的初期，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可說是照耀文壇的雙星。文學研究會有她的同人雜誌小說月報和文學週報；創造社也有她的同人雜誌創造季刊、創造週報、創造日和洪水。如今所存的老作家，大半是那時代的健將，他們全有過不少的努力，企圖在淒涼寂寞的園地上，開墾出燦爛絢麗的花園來。在中國的文學史上，他們是承上啓下的作者。尤其是創造社的作家，對於後來從事文學的青年，影響非常深切和普通。他們的功罪，不用我們來評論；因為一般鄉愿派的人，往往說創造社是浪漫的，頹廢的，甚至於墮落的，容易沉溺青年。但是文學是時代的反映，環境的產兒。如果他們真是這樣的，我們也不能獨責創造社；何況在事實上，創造社諸作家，確是如今從事文學青年的前驅呢。我們編選這一本小說集的理由，也是希望紀念他們的功績；同時希望這幾篇技巧最完善的作品，給青年們當爲創作的模範。

如今一般批評家的主張，以爲文學研究會是『人生派』的藝術；創造社是『藝術派』的藝

術。而且所謂『人生派』，彷彿像俄國沙皇時代的寫實主義者；所謂『藝術派』，包含着『浪漫主義』、『表現主義』、『未來主義』的各種傾向。可是在實際上，他們未必都是這樣單純的。文學研究會是否『人生派』，另詳小說甲編的小引中，這裏無庸多說。至於創造社，她在初期，是幾個歡喜文藝的朋友，因為志同道合，集在一起，根本也沒有劃一的主義和明文的社章，他們自己說：『我們的主義，我們的思想並不相同，也並不必強求相同。我們所同的，只是本着我們內心的要求，從事於文藝的活動罷了。』所以他們創作的手腕和態度，是非常龐雜的。我們最好聽他們自己所說的話，也可以明白這一羣作家的大概。鄭伯奇說：『歌德以外，海涅，拜倫，雪萊，基慈，懷鐵曼，許果，斯賓挪莎，太戈兒，尼采，柏格森，這些浪漫派的詩人和主觀的哲學家，也是他們所最崇拜的。其次，因為各人的偏向，有人喜歡淮爾特，也有人喜歡羅曼羅蘭，這雖似乎偏向到兩個極端，然而在尊重主觀否定現實上，卻有一脈相通之點。象徵派，表現派，未來派，也都經創造社的同人介紹過。這些流派，實在和浪漫主義，在思想上是有血緣的關係。』成君還舉出了三點原因，證明他們是傾向於浪漫主義的：第一，他們旅居異國很久，認識了國外國內的缺點，對於現社會不滿，引起種種反抗的心情。第二，久居異國，

鄉邦之念極深；回來之後，又滿懷失望。第三，外國流行的思想，影響了他們。上面這些是作家個人的環境，因此決定了他們的作品。實際上，五四運動是中國封建主義的喪鐘，是資本主義在文化上向封建主義的攻擊。但是中國資本主義既未成熟，封建主義又非常強固，還有列強的侵略，在兩邊牽掣，因此五四運動沒有完美的成功。在這樣的時代裏，勇敢的青年，再接再厲，喊出反抗的呼聲；失望的青年，卻消沉逃避，放浪於形骸之外。所以我們可以綜結地說，創造社是有浪漫主義的傾向，她富有反抗的精神和破壞的情緒。後來他們成爲『普羅文學』的健將，也是這個原因。

創造社的人物，主角當然是郭沫若、張資平、郁達夫諸人。郭沫若是四川人，他在反正前後和創造十年內，曾經介紹過自己。他以熱情奔放的詩人的姿態，出現於初期的中國文壇。其實也是很早寫小說的人。張資平是廣東人，一般都認他爲寫多角戀愛的專家；但是他早期的短篇小說，寫『貧賤夫妻百事哀』的情境，卻是很好的。郁達夫是浙江人，他出世的作品沉淪，被批評爲『頹廢派』。此後總是向這條路上走。這三個人全是日本的留學生。那時候創造社的同人，差不多盡是留日的青年。鄭伯奇、成仿吾、陶晶孫、方光蕪、出漢、李初梨、何畏、滕固等都是。還有像周全平、葉靈鳳、王獨清、倪

賡德塗女士（馮沅君）、洪爲法等，也常在創造和洪水上發表稿件。這是初期的作家。到了後期，老作家們轉變方向，新進的像鹽冰廬、蔣光赤（慈）等加入陣線，又是激起了前進青年的盛讚。可是後來受了嚴重的打擊，『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到來各自飛。』如今創造社幾位主角，郭沫若借了他的安娜夫人，亡命日本，研究古代社會。張資平丟了地質學教授不幹，在編國民文學。郁達夫作了西湖寓公，游山玩水，十足地做黃仲則派的詩人。『時賢俊傑，零落殆盡。』只要一翻郭沫若的創造十年，也要不勝今昔之嘆了。

上面已經說過，創造社的同人，大都是留日的青年。最早想出文藝刊物的是郭沫若。郭沫若在日本，是學醫科的。起初他和張資平兩個人，計劃出一本雜誌，可是只有談談吧了。後來又認識了郁達夫，成仿吾，田漢諸人，但是仍舊找不到出版家，他們的作品，只零散地在國內的報紙副刊上發表。據郭沫若說：『創造社的正式成立，大概在民國十年七月初旬，日期已經記不得了。』這一年的暑假，郭郁等先後回到上海，郭沫若又和泰東書局發生關係，他的女神，張資平的沖積期，化石，郁達夫的沉淪，全由該書局出版。到了民國十一年五月，第一期的創造季刊出世了，隔了一年，又出了創造。

遇報同年七月，發刊了創造。那時候的雜誌，如學藝、孤軍、民鐸和時事新報的學燈裏面的文藝欄中，不少是創造社同人的作品。在民國十四年，又發刊洪水月刊，除了文藝以外，還兼談政治。上海又成立了創造社的出版部，廣州成立了分部。那時的創造社，可說是黃金時代。國民革命軍席捲而北，掀起了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七的怒潮，創造社的幾位主要人物，更和革命發生了相當的關係。郭沫若當政治部的副主任，做了熱烈的宣傳家。可是霹靂一聲，中國國民黨發生清黨運動，一般不純粹的有色彩的分子，全給排逐出去。創造社的作家，首當其衝。雖然他們掙扎着，拿了『普羅文學』當口號，復活的創造月刊和新辦的批評月刊，當作他們的陣營，和老作家（如魯迅翁）開過筆戰。而且曾經一度舉行過小說獎金，他們想再像新文藝運動的初期一樣，把握住青年的心靈。可是他們雖有相當的成功，環境卻不應許他們這樣地下去。經過了當局的處置，生活的鞭撻，大家各奔前途，創造社在無形之中，只成了文學史上的名詞了。

本書材料的編選，因為環境的關係，只限於創造社前期諸家的作品；後期者只選入一二，以示範例。——郭沫若的兩篇，函谷關和Löbentht的塔，完全是寄託小說，最早曾收在中華學藝社的

叢書塔內。郭沫若除了擅長寫寄託小說外，還寫自身生活的小說；可是那些小說，嚴格地說起來，不能稱爲短篇小說，只着叫作隨筆，像他的著作落葉橄欖一樣，是優美的小品文字，所以暫且不選。張資平的長篇小說，寫三角戀愛甚至於多角戀愛，非常有名。他的短篇，敘述貧賤夫妻和窮苦家庭，十分深切。這裏選的兩篇，梅嶺之春和約伯之淚，一是寫因社會地位而引起的戀愛悲劇，一是寫變態的性慾。還有一篇紅海棠，是「一二八事件」以後的作品，據說筆調已經轉變過的，可以比較一下。郁達夫是以頹廢派小說家著名，他的處女作沉淪出版，可以說震撼了一時，大膽的描寫，傾情的吐露，周作人在自己的園地上，曾加以推薦。這裏便收了一篇沉淪，一篇過去沉淪大概是『夫子自道』，以他在日本留學時的生活，加以亦裸裸的暴露。過去是寫狹邪的小說，帶着深切的傷感氣味。成仿吾在日本是學砲兵科的，卻以文學批評家著名。這裏選的那篇一個流浪人的新年，雖然是隨筆的形式，卻富有清新的筆致。陶晶孫被選的一篇木犀，本來是用日文寫的。因爲他久居日本，日文的運用，非常流利。這篇因爲郭沫若的慫恿，才翻成中文，登在創造季刊，後來又出單行本小說集木犀。他的東西，很有異邦的情調；尤其在這一篇，可以看出。王獨清以詩人著名，他的詩和劇本如貂蟬

楊貴妃之死等，寫得很好。他所寫的小說不多。這裏選的是流浪一頁，裏面談起他在法國留學的事，並且連及少年中國學會，文中的名字，都有影射，很值得尋味一下。倪貽德是一個畫家，他的作品，一如其畫。這裏選的是零落，寫一個中落的世家，家庭裏面的情形。同樣的，葉靈鳳也是畫家，他那清俊的筆尖，善於寫戀愛的故事。這裏選的是女媧氏之遺孽，敘述一個已婚的中年婦人，對於一個青年男子的愛情。周全平的小說，非常寫實，沒有什麼特點。倒是他的童話，寫得很美，意義既然深切，又不像絮叨的說教者。方光肅祇有幾篇短篇，這裏的瘡疾，很富於人道主義的色彩，寫一個貧苦的婦女，爲疾痛的攻擊，而仍舊過不住她的母性愛。敬隱漁的短篇小說集瑪麗，曾由文學研究會出版，可是他卻比較近於創造社，而且曾在創造週報上寫過文章，所以這裏選了他的一編娼娜，最可惜的，因爲篇幅的限制，非但名家的作品，未能盡量編選，就是像滕固、何畏、張定璜、嚴良才、白采、洪爲法、程木天諸君的東西，也祇好割愛。挂一漏萬，那是很覺歉憾。可是以本書作創造社的名著一變來看，那卻是無負於期望的。希望讀得能殷加以仔細的鑑賞！

編者。一九三六，春。

目次

小引	(一)	編者
函谷關	(一)	郭沫若
Tchemitch 的塔	(七)	郭沫若
梅嶺之春	(一六)	張資平
約伯之淚	(三三)	張資平
紅海棠	(五六)	張資平
沉淪	(八一)	郁達夫
過去	(一一三)	郁達夫
一個流浪人的新年	(一二八)	成仿吾
木犀	(一三三)	陶品孫
流浪一頁	(一四三)	王獨清
零落	(一六〇)	倪貽德
女媧氏之遺孽	(一八四)	葉靈鳳
煩惱的網	(二〇六)	周全平
瘧疾	(二一三)	方光震
嬈娜	(二二〇)	敬隱漁

函谷關

郭沫若

盛夏的太陽照在沉雄的函谷關頭，屋脊上的鯨魚和關門洞口上的朝陽雙鳳都好像在喘息着的一樣，關外有幾株白楊，肥厚的大葉在空中翻作白灼的光輝。無數的鳴蟬正在力竭聲嘶地苦叫。

遍體如焚的大地之上，只這些白楊樹下殘留着一段陰影了。

在一株樹蔭中仰臥着一位老人。他的上身赤裸，兩隻瘦削如柴的手，又在胸口。頭上的亂髮和口邊的鬚表示他好久不曾梳理。假使沒有兩三匹蒼蠅，時時飛去攪擾他的顏面，使他放在胸口上的右手也時時舉去招展時，人會疑心是中了暑毒而死的遊方乞丐。

他與地面貼近的兩耳，好像聽見有甚麼聲音從地底傳來；他突然抬起了他的半身。他的枕頭是一部竹子訂成的書籍。

——啊，我所厭聽的這人蹄的聲音；在這麼樣熱的天氣，連走獸也不敢出巢，只有這慣會趨炎附熱的人們纔能在路上竄跑。

他這麼叫了兩聲，隨着便站立了起來，伸了一個懶腰。他的兩隻眼睛突露，頸部的下段現出一個馬蹄形的浮腫，伸張着的三個指頭就好像白楊樹葉一般在空中戰顫。

——老聃！哦，老聃！

——啊，關令尹呀！

兩種驚愕的聲音同時傳出，兩個奇怪的老人總前緊相擁抱，就好像兩枝枯藤相互糾纏着的光景。纏綿了好一會，兩人纔分開了。後來者窪陷着的眼眶中蘊含着兩眶眼淚。

這位後來的老人，便是老聃了。他的鬚眉比關尹更白，他的氣色也比關尹更憔悴，他眉間豎立的許多皺

紋表示他經受過許多苦悶的戰爭，他向顴角而下垂的兩頰，漾漾着時辰與倦怠的波瀾。顴頰和鼻端被太陽的光威晒成紫黑色了，身上穿的一件千破萬補的藍衣，和頭上戴的一頂破帽，都佈滿着塵垢。但他這面貌和穿戴都不足以驚人，最足以驚人的是他右手中拿着的一隻牛尾了。

兩人解抱後，相攜在樹蔭下坐定。

——老聃，你不久纔那樣決心地出了關去，你怎麼又折回來了，關尹開首向老聃問了一聲，只聽老聃百無氣力地向關尹回答道：

——「啊，關尹，你容我慢慢地向你傾談。我今天水粒都還不會沾唇，請你把點現成的飲食給我。」

關尹聽了，忙去取了一瓶水和兩張麥餅來。

在那時候老聃把樹蔭下的竹簡翻來在讀。

——「啊，我真慚愧，你把我這部道德經倒不如燒了的好罷。」

——「那怎麼使得呀！關尹一面把飲食放在老聃面前，一面說：自從你寫了這部書給我，我是把他看得比性命還要珍貴，我是寸刻不曾離牠，我一展開牠來讀時，這炎熱的世界，惡濁的世界，立地從我眼前消去，我的腦袋中徐徐地起了一陣清風，吹爽我全身的脈絡。我的靈魂就飄然脫了軀壳，入了那玄之又玄的玄牝之門。我白天讀着這部書時，太陽就好像變成了月亮，他的光力非常柔和，使我回憶起我幼時所親愛的母親的慧眼。我晚間讀着這部書時，我終夜可以不着枕席，我可以聽見羣星的歡歌，我可以看見許多仙女在天河中沐浴，這一切白楊都好像化成了美女，她們向我微笑，她們的呼吸是甜蜜的。啊，我讀着這部書的時候，我總覺得這無涯的宇宙好像是從一粒種子裏開放出的一朵蓮花，牠的芳香凝成音樂，牠的色彩湛成宏流，上天下地都充滿着香，充滿着美，充滿着愛情，充滿着生命——但是我如一想到人類來時，我的興致立地便要破壞了，我覺得蓮花的心中好像生出了一羣蠶蟲，整個的美滿看看便要被他們蠶噬罄盡。我在這時候又恨

不得變成一片洪水把世上的人類和盤掃盪，恨不得頭上生出兩隻角來，跑到人叢中去亂抵亂觸，如像一隻野牛。啊，一說起牛來，老聃，你從前騎着的那條青牛往那兒去了呢？

老聃儘關尹在一旁讚美，他只把那水和麥餅盡量地吃嚼，麥餅吃來只剩下半個了。他的元氣，漸漸恢復了幾分，他又攙低聲地說道：

——啊，可感謝的還是欲和食，可憐爲我作了犧牲的是我的青牛了。關尹，你在問我的青牛嗎？……他說到此處，便把身旁放着的牛尾，拿給關尹看了一下，接着又說：可憐我的青牛只剩下這根尾巴了！

——啊，那是怎麼一回事？你是遇着了強人的打劫嗎？關尹到此纔注意到了他的牛尾。

老聃把麥餅又吃了幾口，把瓶裏的水又呷了幾下，他又慢慢地說：我自從出了函谷關後，我一心一意想往沙漠裏奔去，我是渴想着寥無人跡的沙漠。我在炎風烈日之中騎在牛背上晝夜兼程地向西北奔趕。虧我牛兒的努力，我決絕底走到了沙漠的地方。沙漠中人是誠然沒有，但是一片黃砂茫茫，草沒有一株，水沒有一滴，可憐我的青牛牠奔趕了多麼遠的路程，走到那兒便橫倒在地上。我守着了牠兩天兩夜，但無法可以療治牠，牠在第三天上午終竟死了。

——啊，可憐我這個忠實的犧牲！我在這部書裏雖然恍恍惚惚地說了許多道道德德的話，但是我終竟是一個利己的小人。我向你說過，曉得善的好處便是不善了，但我偏只曉得較權善的好處，我曉得曲，所以求全，枉所以示直，所以我故作朦朧以示彰明。我曉得重是輕根，靜爲躁君，所以我故意矜持，終日行而不離輻重。我要想奪人家的大利，我故意把點小利去誘惑他。我要想吃點鮮魚，我故意把牠養活在魚池裏。啊，我完全是一個利己的小人，我這部書完全是一部偽善的經典呢！我因爲要表示我是普天之下的唯一的真人，所以我故意枉道而來，想到沙漠裏去自標特異啊，我的算盤終竟打錯了。不出戶，究竟不能知天下。可憐我想像中的沙漠和實際的沙漠是完全兩樣。我辛辛苦苦遠來，我倒折了一條牛，還幾乎斷送了我的生命。我看待生命是很寶重的，但我偏又說沒有身體便沒有大患，啊，我真是一個矯僞者！可憐我一條青牛爲我這矯僞者

而犧牲了。

老聃說着，他的熱情漸漸激越起來。關尹在一旁只是沉默無聲，一種不快的暗雲漸漸罩滿了他全部的顏面。

啊，我的青牛雖然爲我死了，老聃又接着說，但是牠提醒了我這個偽善者的良心。青牛牠是我的先生呢。牠教訓我：人間終是離不得的，離去了人間便會沒有生命。與其高談道德跑到砂漠裏來，倒不如走向民間去種一莖一穗。爲善者啊，你可以頹然思返了我的牛啊，我的先生，牠給了我這麼一個教訓。牠這枝尾巴，比我五千言的道德經還要值得五千倍呢。關尹，你了解我嗎？

關尹沒有回答，他的臉色愈見黑沉下去了。

老聃講了半天，他口渴了起來，把瓶裏的水又喝了幾下，索性把剩下的麥餅吃了。他把兩手拍了兩拍，把水瓶交還了關尹之後，又把那青牛的尾巴拿在手中招展。

關尹多謝你了。我現在如享太牢，如登春臺啊，究竟樂是可不享的。這一瓶清水，兩張麥餅，牠們的功能更在歡樂以上了。虧了我從前對你瞎說，說什麼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啊，我真是瞎說。五色何嘗會盲人，五聲何嘗會聾人，五味何嘗會傷人呢？我真是瞎說。有目不能不視色，有耳不能不聽聲，有口不能不味味，像這眼前豐富的色彩，這褐赭的關門，這青翠的樹木，那深藍的晴空，那皎白的雲彩，那一樣不是使我這兩眼生快？這樹上的清朗的蟬聲，又是何等悅耳！我如今見了聽了，不見盲，不見聾。就是我纔喝了一瓶清水，我纔吃了的兩張麥餅啊，那種形容不出的美味啊！假使我不吃不喝，我這條老命怕早已斷送了罷啊，我真是瞎說。我是爲愛惜身體纔怕盲目聾耳傷口。但是我所說的卻句句都是死話，我要想目不視色，耳不聽聲，口不味味，我只好朝坟墓裏去，我只好朝坟墓裏去啊，我真荒唐，我真荒唐！我可知道了，我的根本謬誤是在一方面高談自然，一方面又萬事都從利己設想，只要於己有利，便無論是甚麼卑賤的態度都是至高的。

道德，我於今懺悔了！我今回得了一個實地的經驗，我真是由衷懺悔了！我以為跑到沙漠裏便可以表示我的高潔，我在這種行為之中可以收莫大的利得，殊不知我反倒枉了一條牛，還幾幾乎斷送了我的老命。我如今得了這個體驗而懺悔了！但是我這個體驗是我的青牛先生賜給我的，我這條青牛的尾巴比我道德經的五千言真是高貴得五千倍呢！

——啊啊，我的青牛先生，可惜終為我這個利己的小人而犧牲了。牠倒睡在沙漠中兩天兩夜，只是向我點頭，向我流淚。我雖然知道牠是想向我討點飲食，但是在那上天如青銅，下地如火炕的地方，連我自己的性命都是朝不保夕的，我何能兼顧得牠呢？其實牠在第二天上也還不至於便那麼早死，實在是我作孽。我因為渴荒了，餓荒了，我心中藏着一個利己的惡鬼，教唆我去吸牠的血。我便在牠的不能動彈的一隻後腿上拼命割了幾刀，牠那時悲慘的鳴聲，啊啊，使我心中的惡鬼也都戰慄了。但是我還拼命地割，結局我割破了牠一隻大脈管，鮮紅的血便如滾泉一樣滾湧出來，我的惡鬼慘笑着教我吮吸。我吮吸了一肚皮，牛的悲鳴漸漸低沉了下去，就好像哭着的小孩兒漸漸睡了一樣。但到後來血液也不滾湧了，牛的四腿前後一伸，全身大動了一下，就那樣便永無動靜了。是牠便那樣被我吸死了。我這條以身說教的神聖的青牛便完成了牠的使命。噯，我哀悼牠，我感謝牠，我要沒世不忘牠的恩德，我把牠的尾巴割了下來，這要做我修道的人永遠的記念呢。（聽說後世修道的人手中定要拿着一隻牛尾的蚊塵，便是從這兒起始的了。）我把牛血吸盡了，我的元氣便百倍起來，我便急忙回頭，慇懃走我的歸路。

——關尹，我現在要回到中原去了，回到人間去了。我從前說的話幾乎句句都是狂妄，我說的道與他是不能兩立的。我說的道是全無打算的活動的實體，我說的德卻是全是打算的死滅的石棺。我現在懺悔了，我要回到人間去，認真地過一番人的生活來。我是有妻有兒的人，你是曉得的。他們現刻住在魏國的段干，我現在要往那兒去了。可憐我並沒有甚麼本事，我只有一肚皮的歷史。我現刻要想養活我自己，我還當自行改造一下纔行。我回到他們那裏去，便替他們掃地洗衣都可以，我再不敢傲視一切，大着面皮向人講利己的道德。

了。

老聃說了一長串的獨白，想說的話大約也說完了。到這時候他纔覺得關尹立在一旁始終不會作聲，關尹臉上堆着的一臉暗雲，就好像暴風雨欲來時險惡的天勢一樣。他自己只得徐徐立起身來，自言自語地說：我這部誤人的道德經，只好我自己拿去燒毀了，他便把那編竹簡挾在左脅下，右手拿起他的牛尾巴，悠悠然向東南走去。

蟬子的聲音仍然在白楊樹上苦叫，口腳已漸漸偏西了。

關尹在樹蔭下沉默了好一會，他的眼睛愈見突露欲裂，頸上的浮腫愈見奮張，全身都在震慄作響。

——哼！虛偽卑鄙！詐騙！我是受了這惡鬼的愚弄……啊，他分明買掉了他的青牛，偏要編出一長串的鬼話來騙去了我兩張麥餅……

他憤恨地說了這幾聲，他的怒氣愈見不能遏抑，他把手中的水瓶投打在一株白楊樹上，破成粉碎了。他怒張着震慄的兩手向空中抓擊，朝着老聃所走去的方向大吼：

——有史以來的大賊「哲」！老聃！你把你那偽善經抱去，又可以向書坊裏去騙幾張麥餅了！哼！哼！……蟬子的聲音仍然在白楊樹上苦叫，日腳已經漸漸偏西了。

（一九二三年八月十日脫稿）
——創造週刊第十五號所載。

Lobenicht 的塔

郭沫若

一

一七八七年的初夏，老教授康德已經滿了六十三歲了。這是他第一批判書出版後的第七年，他正在從事於第二批判書的制作的時候。

在這時候康德教授已經買了一座房子，在奎涅司堡（Königsberg）城外的公主街（Prinzessinal）上。房子是古風的兩層樓的建築，總共有八間房舍。樓下是大廳，廚房和女僕的居室；樓上，一邊是寢室和食堂，一邊是書房和會客室。還有一間屋頂小房，便是老僕朗培（Lamp）的住處了。

康德教授在好些年辰以前，便把日常生活定來如像數學方程式一樣規整了。他十點鐘就睡，五點鐘起牀，夜間只睡七個鐘點。在他起牀之前十五分鐘，老僕朗培定要來叫醒他，他不起牀時，朗培是不能離開他的牀畔的。

二

這一天清晨，正是四點四十五分的時候，老僕朗培從屋頂小房走下，走進了康德教授的寢室裏來。寢室正中安放着一張寢牀，牀畔有一個置燈臺的小桌，放衣服の木櫥，除此而外四壁都堆着些書籍，東面唯一的一塊玻璃，玻片已經污穢成半透明體了。燈火已經熄滅，室裏的空氣是異常滯鬱。

朗培走到牀前，用手把蚊帳捲起來，一個正三角形的顏面側睡在枕上，枕邊展放着一本書，是盧梭的有名的小說愛米爾（Emile）。